

感动人心的都市情感励志小说

血 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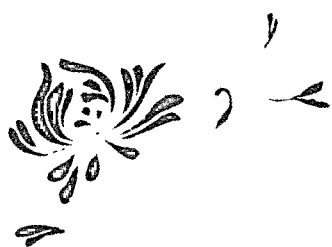
崔法光 崔增夺 著

爱心，在生命中传递
人性，在逆境中涅槃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血緣

崔法光 崔增夺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缘/崔法光、崔增夺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354-3460-9

I. 血…

II. ①崔…②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8776 号

策划编辑:尹志勇

责任编辑:程华清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责任校对:龚梅芳 刘惠玲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3.375 插页:1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24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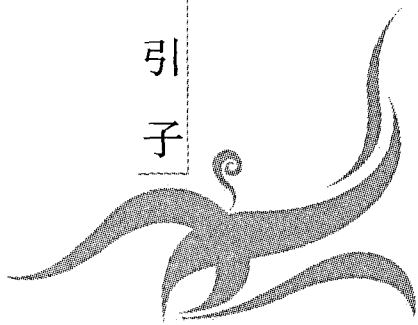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引 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秋季的一天，海城市发生了一次里氏7.8级地震。

地震发生前，一场时大时小的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雨声“哗哗”，仿佛是魔鬼张狂的脚步声。

地震发生在深夜。

那天暮色降临后不久，远处便传来了隐隐雷声。一开始，闷雷一直不大不小、不远不近地响着，好像正在做着某种邪恶的准备。一段时间之后，雷开始滚了过来，就像楼板上车轮渐渐驶近。闪电也像是来凑热闹似的在漆黑的夜空里不怀好意地蹦来跳去、明明灭灭……

雷声越来越大了，闪电也变得明亮起来。

周志钢的家在离海城市不远的农村。那天，他进城办完事后太晚了没有回去，早早地在一家小旅馆里进入了梦乡。他被雷声惊醒后，便再也没有了睡意。他呆呆地躺在床上听着震耳欲聋的雷声，看着窗外不时闪现的树枝状的闪电。

倏地，一道形状怪异的闪电掠过了黑蒙蒙的夜空，炫目的明光顿时将天地间照耀得亮如白昼。接着，“咔嚓”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爆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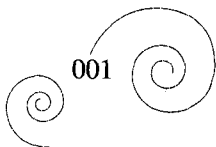
天空像是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雨势猛烈起来。

雷声和闪电好像是被困在牢笼里发了疯的野兽，疯狂地左冲右突、上蹿下跳。它想冲破对它的圈禁，它想撞碎围困它的栅栏，它想尽情释放一腔怨愤、发泄满腹暴怒。于是，雷声越发响亮，闪电更加耀眼。

雷电长久地继续着，看来并没有要偃旗息鼓的意思。

雷声暴脆而紧密，闪电嚣张而恣肆。

夜渐渐深了……



突然，周志钢在阵阵闪电的间隙，发现了一种诡谲的闪光。这种闪光不像闪电在时间和色彩上那么稳定，而是蓝幽幽的，且闪光时间忽短忽长，闪光亮度忽强忽弱，比闪电更让人感到寒及肝胆、阴森可怖，就像是魔鬼倏来倏往的身影。

大地开始震颤起来。周志钢感到好像有一列火车正悄无声息地从窗外经过。就在这种诡幻般的感觉正在他的心头弥漫时，地面猛地跳动了一下，紧接着又是几下。随后便响起一片玻璃破碎和木材断裂的声音，跟着是一阵“吱吱嘎嘎”、“哗哗啦啦”的建筑物倒塌触地的连续轰响。

周志钢刚要从床上坐起，巨大的震撼将他掀在了地面……

房顶突然塌了下来，周志钢一声惨叫便失去了知觉。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他已在地上，头部被支起的床架护住，身体却被滚下的方木挡住了落下来的砖石。大地仍在震颤。他艰难地从废墟中爬了出来。此时，他的眼前到处是残垣断壁，他的耳畔交织着男男女女的惊叫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痛苦虚弱的呻吟声……

大震过后余震不断。还有许多将倒未倒的建筑物在地震的晃动中摇摇欲坠。他必须尽快远离这个四周耸立着已经严重毁坏的建筑群的城市。

不知何时，雷电已经冲出囚笼走远了。城市供电系统毁坏殆尽，四周一片黑暗，没有一丝灯光，只有幽蓝的光亮还在不断地闪现。

周志钢身上的衣服很快便湿透了，当他伸手去摸腿上的伤口时感到手上有些发粘。他意识到那绝不是雨水，而是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凭感觉他知道他的左腿已经断了。现在他不但要想办法摆脱震魔的利爪，还要尽快给伤腿止住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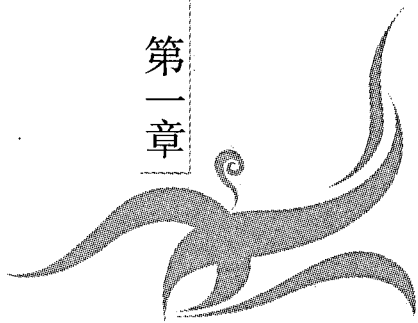
当爬到一座倒塌的平房旁边时，他似乎听到了细若游丝的婴儿哭声。尽管很多建筑物下都在发出各种各样的哭叫声和呻吟声，但他能十分肯定地判断出这个哭声离他很近。借着闪现的光亮，他看到平房有两道墙壁已经坍塌，房顶的上部压在两道歪斜的墙上。他十分清楚，如果不是倾斜的房顶起到了支撑作用，这两道墙也会塌翻在地上的。在余震的摇晃下，两道墙壁在不住地晃动，随时都有塌倒的可能。

他想爬过去施救，但又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每爬一步他都会感到锥心般的疼痛，况且他的腿仍在不停地流血。婴儿的哭声变得越来越虚弱了。他咬着牙又爬向平房，想找个豁口爬进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墙壁和破碎的瓦砾将房子内外严严实实地隔开了。最后，他强忍着疼痛，费了好大的劲才掀开了一个口子。他钻进去后什么也看不清。他只好循着哭声爬去，在黑暗中他摸到了一具被房梁压着的身体，身体寂然不动，凭感觉他知道是个男性。他将手伸到他鼻息处，没有探到一丝气流。在尸体旁他又摸到一个蓄着披肩长发的妇女，妇女的头部已被一根檩条击压碎裂。他将手伸向传来哭声的地方，发现哭声是从妇女的怀中发出的。他想，当时的情景一定是男人首先发现了地震，于是他迅速叫醒了妻子，妻子慌忙抱起婴儿跟着丈夫往外跑。但此时不幸却发生了，先是丈夫被倒下的房梁击倒

压住，紧接着妻子也被落下的檩条击中了头部。二人在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内先后死去。危急时刻，是母亲那温软的怀抱护住了婴儿，才使婴儿免遭厄难。

周志钢从妇女的怀中掏出婴儿向外爬去。婴儿似有灵性，见被人抱着便立即止住了哭声。周志钢刚刚爬出豁口，房顶便在余震中轰然倒下，气浪猛地吹向周志钢……

第一章



这是2004年春季的一个下午，京都市人民大剧场里正要上演一场大型歌舞。剧院座无虚席，一片嗡嗡声。

灯光突然暗了下来，演出即将开始，剧院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灯光幽暗的舞台上，深红色的丝绒大幕在灯光下缓缓拉开，这红得可爱的大幕每动一下，都会牵动着无数双渴望的眼睛。

音乐像风一样从远远的天边吹来，一支由萨克斯吹奏出的田园牧歌式的曲调，随着淡雾弥漫了整个剧场。

就在这时，一位白衣少女在追光灯的照射下，舞动着轻盈柔美的身姿从上空飘入人们的眼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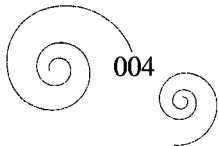
各种乐器合奏出低回的旋律。

明亮耀眼的追光灯如影随形地追逐着翩跹的少女，少女被映射在底幕上的身影，好似圣洁的嫦娥在广漠的月宫中悠闲地飞翔。灯光下，少女的舞姿曼妙婀娜，楚楚动人。这时，舞台两侧同时舞出两队身穿七色衣裙的少女，她们在舞台中心将白衣少女围在了中间。

白衣少女那银铃的歌喉如鸟鸣川，带着水的甜润、草的芳香，如细水、如激流，如珠落玉盘……

天蓝蓝，风轻轻
青草遍地花摇红
春光似笔和露珠
华夏万里入画屏

峰巍巍，云静静



绿波如镜映倒影
山川旖旎燕戏水
神州处处含笑中
.....

台下的掌声热烈地响起。荧光棒就像是闪烁在夜空的星星。

丁少峰手持相机不停地在舞台上下跑动，以选取最佳拍摄角度。随着闪光灯的频频闪烁，少女们美妙的舞姿被不断地摄进他的相机。当然，画面的主题人物则是白衣少女。因为他从上高中时就已经开始暗恋这位白衣少女，而且一往情深、痴情难改……

这位白衣少女名叫周文静，她就是二十多年前被周志钢从地震中救出的那个婴儿。

很快，众少女以周文静为中心摆出了一个舞蹈造型。此时，音乐也渐趋缥缈。丁少峰抓住时机摄下了这最后一个画面。

一道大幕缓缓落下。

台下的掌声、欢呼声像涌起的一波春潮。

丁少峰收起相机，踏着如潮的掌声、欢呼声，急匆匆地走出剧院，掏出手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将周文静演出结束的消息向她简短地做了汇报后，便将手机塞入包内快步跑下台阶。

丁少峰的母亲是京都市红十字会主任，姓梁。今天市红十字会请周文静到京都市新华医院为白血病人进行慰问演出。

丁少峰跨上摩托车，摩托车随即便发出一阵怪叫冲向了公路。

周文静刚刚走进后台，马上便被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们围住。

“文静，您好，能和我们报社说两句吗？”

“文静小姐，能对你的歌迷们说几句吗？”

.....

周文静一边向人群外挤一边解释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对不起，今天我还要赶场，实在对不起……”

这时，几名工作人员快速挤进人群，将记者挡在外面护卫着周文静从中间走了过去。

周文静一走进换衣间，便看到了早就等在那里的父亲。周志钢见女儿进来，忙站起来说：“文静，刚才梁主任打电话说，红会的人已经快到医院了。时间紧，我看这身演出服就不用换了吧。”

“爸，那怎么行呢？我是去慰问白血病人的，不能显得高高在上。”周文静语调轻柔地对父亲解释说。然后转过头对男朋友刘东生说道：“东生，快来帮我换

衣服。”

周文静匆匆洗完了脸，化妆师让周文静坐在椅子上，给她化了个淡妆，并问道：“要个什么发型？”

“最好是亲切些的。”显然，周文静很重视这次演出，也很在意病友的感受。

“好的。”化妆师说完，便开始为周文静做发型。

刘东生见周文静即将准备完毕，就先到外面将车门打开等着。

很快，周文静便从里边快步出来上了车。刘东生关上车门坐进车内，刚想发动跑车，却见周志钢从后面追了过来。

周志钢对刘东生说：“路上要小心。”

刘东生说声：“好的。”随即将车启动，接着转向。车子很快便开上了公路。

此时，橘黄色的太阳正斜挂在西边的天际，大地被明净的阳光温柔地拥抱着，空气中到处氤氲着春天特有的温暖而又香甜的气息。这种氛围，很容易让人生发出对大自然的感恩和热爱。

汽车行驶在平直宽阔的公路上，就像一艘快艇正航行在风平浪静的海面。在这种高速平稳的行进中，能够让体验到飞翔的快感，让人顿生可以驾驭一切的振奋和豪情……

忽然，一阵摩托车的马达轰鸣声传来。随后，丁少峰骑着摩托车从跑车旁挑战般地超了过去。

周文静惊讶的双眼被丁少峰娴熟的骑技紧紧地抓住了，她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人的技术真不错！”

刘东生看了看丁少峰，不服气地踩了一下油门，呼啸着追上了丁少峰。看到丁少峰被甩在了后面，刘东生得意地嘲讽道：“他的交通工具不行，两个轮子谅他会飞也赶不上我们的四个轮子。别看了，他没戏了！”

周文静笑着望了一眼刘东生，将头靠在他的肩上，娇媚的脸上写满了柔情。

为了赶时间，丁少峰将车把一拧拐上了一条小路。

红色的跑车在公路上疾驶，像一支离弦之箭。

刘东生开着车，周文静依偎在刘东生的手臂上。这种温馨感让刘东生想起了以前，想起了他和周文静以及弟弟一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使他顿生时光飞逝的慨叹。

“我出外做生意时小弟还小。现在，小弟都上了大学。你说这人生多快啊！”

“现在他都快大学毕业了，”周文静接着又说，“小弟很懂事儿。”

刘东生没听清，问道：“你说什么？”

周文静提高嗓音说：“小弟很懂事儿。”

刘东生点点头：“这我知道。这些年也多亏了你。”

周文静不说话了，她将头靠在东生的身上，突然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你不是要做爸爸公司的首页吗？”

“我还没有跟你爸说。前几天我去了你爸公司一趟，我和广告部孙经理谈了。孙经理见我拿不出多少钱来，很不高兴。她让我写个报告给她送去。”

“那你就写吧。”

“我安排人正写着呢！首页点击率高，利润空间大。我刚起步，公司底子薄，困难不小哇。这是世纪美兰的一个门槛，能不能让我迈过去，就看你爸点不点头了。”

“没关系，我去跟我爸说。”

刘东生看了一眼周文静：“那太谢谢你了。”

周文静嗔笑道：“这是谁跟谁呀？”

刘东生对周文静笑了一下，专心致志地开起车来。周文静将头又依偎在刘东生的肩膀上不再说话了。忽然，周文静的眼直了，只见在他们的前方，丁少峰正骑着摩托车狂奔飞驰。

刘东生也吃惊不小，他意外地说：“这小子，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刘东生再次踩大油门，红色跑车随即追上了丁少峰。当两车持平时，刘东生意犹未尽地调笑道：“喂，老弟，不服装备不行啊！”

丁少峰望着他们有点自嘲意味地笑笑，没有答话。

周文静在东生身上打了一拳：“你干什么你？”

刘东生冲周文静一笑，又用力踩了一下油门，红色跑车流星追月般地向前疾驶而去。

来到新华医院门前，刘东生将车停下，周文静忙去向保安打听演出地点，就在这时，丁少峰也到了。周文静惊奇地和丁少峰对望了一眼。丁少峰朝她笑了笑，周文静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刘东生从停车场回来，他拉着周文静的手匆匆进了医院。丁少峰将摩托车停好，也随着他们向里面跑去。

在病房里，梁主任和丽娜推着一个大大的蛋糕进来，十四根蜡烛被点着了，小芳被几个病友推到跟前。

丽娜弯下腰：“小芳，今天是你的生日对吗？”小芳点点头，她的脸上泛起了桃色的红晕。丽娜说：“这是一位姐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来，大家一起帮她吹好不好。”孩子们一齐大声地说：“好。”丽娜说：“来，一、二、三——”大家一口气将蜡烛吹灭后，丽娜大声地说：“我们一起来唱《生日歌》祝芳芳生日快乐好不好。”大家齐声说道：“好。”

梁主任已经将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大家刚一唱完，一个六岁的孩子便伸出手来，梁主任忙将一份连同小盘子一起放在他的手上，孩子们开心地吃着蛋糕。

丽娜问：“小芳，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吗？”

小芳说：“今天不是说你们要来演出吗？”

丽娜又问：“是呀，想不想听歌？”

小芳点点头：“想。”

“最想听谁的歌？”

“文静姐姐的。”

“真的吗？”

孩子们一起说：“真——的——”

“知道这个大蛋糕是谁送的吗？”

孩子们一起说：“不——知——道——”

“就是文静姐姐送的，有请文静——”

门一开，只见一个女孩站在门口，大家一起认出了文静，他们一下子跑了过去：“文静姐姐……”

文静将孩子们搂住：“你们好吗？”

孩子们一齐说：“好。”

“你们现在最需要什么？”

孩子们一齐说道：“配对儿——”

文静不解地问：“什么是配对儿？”

那个五岁的孩子挤到文静面前，说道：“就是把别人的血输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活了。”

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推了他一把：“他不懂，就是和别人对上血型，然后再输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活了。”

文静问：“现在你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孩子们一齐说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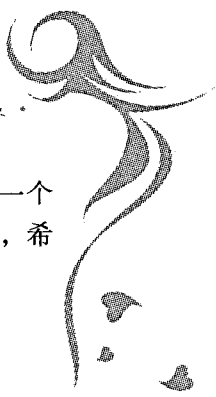
文静看着这群可怜的孩子，含着眼泪点点头：“我明白了，今天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春天》好不好？”

孩子们一齐大声地说：“好。”

大厅里音乐响起，周文静满含深情地唱道：

春风吹绿江南岸
山清水秀天蓝蓝
常言说游子身上衣
别忘了儿走千里娘挂牵

小燕子飞过江南岸
鲜花绽放蝶翩跹
人生百年匆匆过
莫辜负春光一年又一年



周文静唱完这段，趁音响里响起过渡音乐的间隙，她从刘东生手中接过一个个小收音机开始分送给孩子们。她一边送一边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希望你们能够天天快乐，早日康复！”

丁少峰的镜头一直追随着周文静，不停地变换着角度拍照。

周文静又随着音乐唱起：

百花开遍江南岸
万里河山春色染
常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莫误了花开花落又一年

年年花开花相似
岁岁月圆月几残
常言说一年四季春常在
谁见过人生百岁常少年
抓住眼下好时光
莫问月圆月几残
耕耘背后是收获
莫误了花开花落又一年

.....

演出结束了。

小芳举着笔记本跑到周文静面前，亮起稚嫩的嗓音：“文静姐姐，给我签个名儿吧。”

周文静忙接过笔记本，说：“好妹妹，姐姐给你签。”周文静给小芳签完名刚要转身，小芳又羞红着脸自我介绍道：“我叫小芳，今天是我的生日。”

周文静满脸笑意：“小芳妹妹，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小芳不好意思地请求说：“文静姐姐，你能……能跟我合个影吗？”

周文静愉快地说：“能啊，怎么不能？”说完一把将小芳搂在怀里，“来！姐姐和你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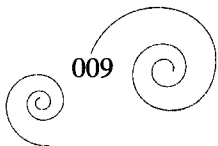
丁少峰急忙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随后说道：“等照片洗出来了，我送给你们。”

小芳感激地：“谢谢你，叔叔！”

周文静向丁少峰微鞠一躬：“谢谢！”

小芳走过来拉着周文静的手：“文静姐姐，你跟我来。”

周文静跟众人告别后，跟着小芳走出了大厅。



丽娜和丁少峰很熟，听少峰说他和周文静是同学，见丁少峰和周文静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便走过来，悄声问丁少峰：“你们不是同学吗？”

“她是高三（1）班，我是高三（4）班。高三（1）班是快班，高三（4）班是慢班。快班的同学一般看不起慢班的，所以她也许根本就不认识我。”丁少峰难为情地说。

丽娜望着他笑了起来。

周文静跟着小芳下楼来到医院的花坛前，小芳兴奋地告诉她：“文静姐姐，我和一位志愿者配上了血型。医生说，我要在舱里生活一段时间，等我出来病就彻底好了。”

周文静高兴地说：“是吗？那就恭喜你了。到时候我一定来接你。”

“是真的？”小芳激动地问周文静，“你说来接我是真的吗？”

周文静点点头，然后不解地问道：“进舱是干什么的？”

“那叫‘无菌舱’，就是在里边把现在的我杀死，活过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我，就像凤凰涅槃一样。”

“噢……我还是不很明白——不过，到时候我会写首新歌儿送给你的。”

“真的？那太好了，我等着你。”

这时，一直跟在后边人群中的丁少峰接话道：“到时候我也来。”见周文静看他，忙不好意思地介绍道：“我叫丁少峰。”

周文静笑笑，向丁少峰伸出手：“你好。”

跟在后面的丽娜见状笑着说：“静姐，他可是你的老同学呀。”

“是吗？”周文静听后不以为然，将小芳拉进怀里说，“再给我们照一张吧。”

丁少峰忙说：“好，好，站好了。”丁少峰按动了一下快门。

这次演出给周文静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不仅让她认识了小芳，也让她第一次了解了白血病，还让她第一次听到了“无菌舱”三个字。尽管当时她只是似懂非懂，但她却已经深深地记住了它。从幼年就开始听爸爸常说，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所以，在她的潜意识里，对那些体弱多病、贫穷困苦的人有着一种无以言表的特殊感情。

吃过晚饭，周文静悄悄地问丽娜：“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丁少峰的正在处朋友哇？”

丽娜被问得红霞满脸，急忙辩解说：“没有。我只是觉得他人不错。”

文静笑道：“噢，原来是单相思啊！”

丽娜有点急了：“静姐，你说什么呀？”

周文静真诚地说：“事实如此嘛！”随后问道：“需不需要我帮忙？”

丽娜无奈地说：“你怎么帮，说起来还是老同学，连认识都不认识。”

文静辩解说：“又瞎说了是不是，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是同学？”

“我没瞎说，他在高中时给你照的照片我还看过。人家可是一直保存到现



在。”丽娜说到这里，两只手在自己头上比划了一下，“那个时候你是扎着个小刷子。”

周文静见丽娜这么说，有点相信了，开始竭力回忆起来。不过，她始终没有搜寻到一点印象。

这时，一群姑娘麻雀似的叽叽喳喳着拥进屋来，要周文静和她们一块去迪厅跳舞。丽娜也在一旁怂恿说：“静姐，你就带我们去吧，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可以睡到12点的。”周文静见众人一个个激情难耐的样子，不愿意扫了大家的兴，便答应说：“那好吧。”

姑娘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周文静和众姑娘皆穿新潮时装，人人青春靓丽，个个美艳逼人。她们一走进迪厅，便立即吸引了所有的目光。目光中既有惊异，也有羡慕，还有赞叹，甚至有嫉妒。人们被她们天仙般的姿容惊得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

周文静和众姑娘们以一副睥睨群雄的姿态，径直走进了舞池。乐队人员呆呆地看着她们，竟忘记了演奏。丽娜动作优雅地一指呆坐在那里的爵士鼓手，好似乐队指挥一样说了声：“开始！”爵士鼓手这才像魂魄归体似的将长发一甩，抬手击鼓，一串急珠落盘般的鼓声随即流泻而出。舞池内的众人也如梦方醒般地开始随着音乐狂舞起来。

姑娘们都受过舞蹈专业训练。高超的舞技配上她们一个个俊美绝伦的容貌和曲线流畅的身材，更显得美不能叙，妙不可言。众人看得心花怒放，如痴如醉。

姑娘们极尽所能地炫示着绝妙的舞姿，张扬着青春的风采。

这时，有几个混混慢慢向她们围了过来。混混们在她们面前穿来穿去，不停地表演着滑稽的舞蹈动作，并且有意无意地往她们身上撞。周文静见状向姐妹们递了个眼色，众姑娘纷纷走出舞池，坐到了圆桌边。

服务生将啤酒打开为她们倒上。姑娘们还未端杯，几个混混已经踩着鼓点儿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混混在周文静对面坐下，不客气地拿起一只空杯子倒上酒，对着周文静：“来，为你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干杯！”说完，不等周文静答话，接着说道：“这是卡萨布兰卡里的一句名言——知道埃及艳后的秘密吗？她的秘密就在这杯啤酒里。这里边不但有能使女人美丽的荷尔蒙，还有生命最需要的维他命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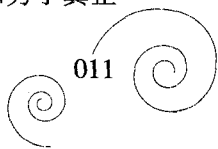
周文静略带嘲讽地说：“你的知识很丰富嘛！”

那家伙坏笑了一下：“怎么，不喜欢吗？”

丽娜不屑一顾地说：“你不觉得很酸吗？”

那家伙问丽娜：“我见过不要命的男人，请问这位小姐，你见过不吃醋的女人吗？”

丽娜满含鄙夷地笑着说：“我敬佩那些为了正义而不要命的男人和为了真正



的爱情而勇敢吃醋的女人。”

那家伙被揶揄得说不出话来，尴尬地笑着。

周文静淡淡一笑，豪爽地向他举起杯：“来，让我们一起为见义勇为的男人和为爱情勇敢吃醋的女人干杯！”

那家伙很绅士地朝周文静和丽娜举起杯子，眼中充满了佩服：“这杯酒代表我对两位女士的敬意。”说完一口喝干。

周文静和姑娘们从迪厅出来已经是深夜了。此时的大街上，车少人稀，沉静空旷，两侧高楼上的霓虹将整个街道辉映得流光溢彩，五光十色。姑娘们略显醉态，她们手挽着手，晃晃悠悠地往前走去。丽娜走在最前边，一边走一边高声唱着：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她的歌声引来了路人惊奇的目光。众姑娘无拘无束地大声嬉笑着。丽娜也笑得唱不下去了……

这时，迎面开来一辆轿车。喝多了酒的丽娜奔过去对着轿车打手势：“绕，绕，绕过去……”

轿车停下，周志钢从车上下来，厉声喝道：“丽娜！”

丽娜吓了一跳，慌忙用手遮挡着刺眼的灯光想看清对方。

周志钢没好气地对丽娜吼道：“看什么？”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周文静吃了一惊。一个姑娘附在周文静耳旁悄声说：“是你爸。”大家都站住了。丽娜回头向大家做了个鬼脸走回了人群。周文静走过去不好意思地说：“爸……你怎么来了？”

周志钢的语气中充满了责备和疼爱：“你还好意思问，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像什么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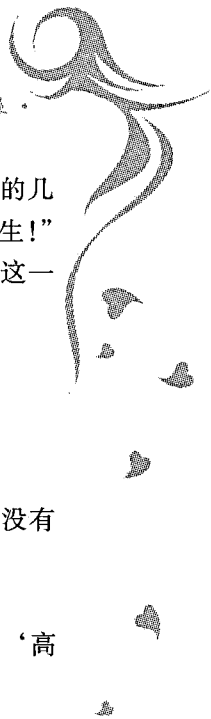
周文静忙说：“爸，你别生气，我们不是正要回去嘛！”

周志钢生气地关上了车门。丽娜忙来到车前，亲热地说：“周伯伯，您慢走。”周志钢责怪地瞪了她一眼，开车走了。

姑娘们又笑成一团……

市红会一间会议室里，梁主任正在主持着记者对郑海涛一家的采访。郑海涛是小芳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记者们有的举着话筒，有的摆弄着摄像机。梁主任将郑海涛一家三口向记者作了介绍之后，记者随即围了上来。闪光灯不停地闪烁。

一名中年男记者问郑海涛：“请问你现在想的是什么呢？”



郑海涛想了想：“能为患者提供造血干细胞，我感到很光荣。万分之一的几率，竟能和患者配上，很幸运。真诚地祝愿我的造血干细胞能使患者获得新生！”

一位女记者采访郑海涛的妻子：“作为捐献者的妻子，你支持你丈夫的这同一义举吗？”

“支持。”郑海涛的妻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女记者又将话筒对着郑海涛的母亲：“请问，老人家，你呢？”

“我也支持我儿子捐献骨髓。”

中年男记者来到梁主任身边：“请问梁主任，患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患者的身体正处于接受移植的最佳状态，如果郑海涛同志的‘高分’没有问题，患者马上就可以进舱，做移植前的准备。”梁主任回答说。

“请问‘高分’指的是什么？”中年记者接着问。

“‘高分’是医学方面对DNA进行分析的一个专业名词。志愿者通过了‘高分’，便可以为患者捐赠造血干细胞了。”梁主任解释说。

采访结束后，一位红会工作人员将郑海涛带到化验室抽血进行“高分”。

下午，红会的工作人员马琳带着郑海涛和他的母亲、妻子去一家医院给郑海涛作体检，在走廊门口被门卫拦住了。门卫以为他们是来探视病人的死活不让进。

马琳没有办法只好掏出手机，给梁主任打了个电话。

这时，郑海涛的妻子急了，她一把拉起郑海涛的手说：“走，咱不献了！没想到办好事儿还得受刁难。”

马琳忙小声地劝道：“别急别急，这些人都是死脑袋，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已经给我们红会的梁主任打过电话了。梁主任正和院长联系，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帮我们的。”

郑海涛也劝妻子说：“算了算了，别搭理他们！”

这时，一名护士跑过来在门卫的耳边说了几句。门卫又冷眼看了他们一眼，才很不情愿地将门拉开了。

马琳领着三人正要进去，门卫喊道：“慌啥哩！你以为这是你们家？”随后从门卫室里拿出几个塑料鞋套递向马琳，“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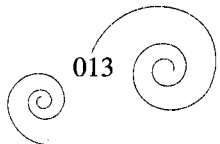
马琳不敢怠慢，强忍着心中的不快，一边说谢谢一边让郑海涛三人穿上塑料鞋套。

来到B超室，马琳将手续单递给医生。医生接过手续单，让郑海涛躺在床上，撩起衣服，开始为他检查。

医生习惯性地问郑海涛：“你得的是什么病？”

郑海涛说：“我没病啊。”

医生的手停了下来，诧异地问：“你没病跑这来干啥？”



站在一旁的马琳忙帮着解释：“他是红会的志愿者，是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医生恍然大悟地说：“噢，那我得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不大一会儿，医生检查完了，他将郑海涛的衣服放下，说：“好了，下来吧。”

郑海涛从床上下来，问：“大夫，怎么样？”

医生别有意味地说：“不好意思，你只好捐了。”

郑海涛觉得有弦外之音，忙问：“怎么，捐造血干细胞有危险？”

医生一眼不眨地摆弄着机器：“你自己还不知道哇？”说完，填写了一份《诊断报告书》递给郑海涛，“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郑海涛一家三口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一眼医生。郑海涛拿着《诊断报告书》和母亲、妻子出了B超室。

几天后，郑海涛的体检结果出来了：27个位点全部对上了。梁主任和红会全体人员听说之后都很兴奋。很快，京都市的主要报纸和电视台都对郑海涛的事迹进行了大力宣传。

这天，红会将郑海涛一家请到了红会会客室，看他们是否作出了捐献的最后决定。等郑海涛一家三口在沙发上坐下，马琳亲切地征求着他们的意见：“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

那天体检时医生对郑海涛说的话，让郑海涛的妻子产生了疑虑，于是，她担心地问：“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马琳忙解释说：“这个请你放心。不会的，一般是不会的。国外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马琳的话并没有能够打消郑海涛妻子的顾虑，在这个问题上她的观点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她接着问道：“我知道一般没有问题，可要是万一呢？要是真出了问题怎么办？”

这时，马琳的手机响了，马琳说声：“请稍等。”说完，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郑海涛见妻子疑神疑鬼地不愿意让他捐献，便嚷道：“你烦不烦呀你？都到这时候了，你还犹豫什么？”

妻子不服气地说：“那要是有问题怎么办？”

郑海涛急了，他生气地望着妻子，说：“哎，这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到我这儿就有问题了？当初报名的时候你们可都是同意的！”

他刚说完，母亲便不紧不慢地说了句：“孩子，小心无大错。”

郑海涛见自己处于孤立境地，忙换了语气：“你看看人家红会的，他们不也是为了工作？为了公益事业？这么长时间了，人家跑前跑后的，又是给咱体检又是给咱化验，啥工作都做好了，单等给病人移植了，到了这种关节上，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让人家为难吗？你们好意思吗？——别说了，我的身体我说